

中國詩歌傳統 及文本研究

陳 致 主編

中華書局

中國詩歌傳統 及文本研究

陳 致 主編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中國詩歌傳統及文本研究/陳致主編. —北京:中華書局,
2013.4

ISBN 978-7-101-09116-8

I.中… II.陳… III.古典詩歌-詩歌研究-中國-文集
IV.I207.22-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2)第 312937 號

書 名 中國詩歌傳統及文本研究

主 編 陳 致

責任編輯 胡 珂

出版發行 中華書局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三河航遠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13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規 格 開本/700×1000 毫米 1/16

印張 37 1/4 插頁 2 字數 525 千字

印 數 1-2000 冊

國際書號 ISBN 978-7-101-09116-8

定 價 98.00 元

“經學與詩史系列研討會叢書”總序

本校注重人文學科的建設，在這條與古為新的道路上，已經邁向第五十六個年頭，步履一直是堅定的。有賴各界國際學者、名家不吝賜教，以及本校同仁群策群力，得以使浸會大學在學術發展上花繁錦簇，碩果纍纍。1995年，本校中文、宗哲和歷史三系共同出版具獨立評審制度的學報——《人文中國學報》。學報設有國際顧問團，喜獲多位海內外世界知名的學者投稿，更被台灣“國科會”發表的《中國學門國際暨國內期刊評比研究計劃》執行成果中，評定為香港地區的第二名。學界的肯定為我校於推動香港乃至世界各地的人文學科研究，起了積極的作用。

為進一步推廣人文學科研究，中文系、孫少文伉儷人文中國研究所與中國傳統文化中心以合辦形式，在2010年至2012年間，舉辦三次以“經學與詩史”為研究目標的國際論壇，每年各設主題細加探討：2010年底，舉辦了“中國詩歌傳統及文本研究”國際論壇；2011年底則舉辦了“簡帛·經典·古史”研究國際論壇；今年，也就是2012年將要舉辦的是“吉金與周代文明”國際論壇。論壇充分展現出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的魅力，吸引了眾多國際頂尖學者到來參與。他們使論題不斷深入，並且不斷提供嶄新視角和開創性見解，使論壇在學界備受矚目。每一次會議之時，學界同道互相切磋砥礪，將各自的研究、重要的觀點更臻完善，為學術課題的研究掀開新的一頁。為

彰顯這些豐碩的研究成果，我們特意為這三次國際論壇出版“經學與詩史系列叢書”，以希學界關注，起投石激浪、拋玉引翠之效。

隨著學術研究的不斷深入，科學與人文的不斷發展，學問早已是天下之公器，我們的思想也早已越出了傳統的窠臼，門類的藩籬。以經學而論，晚清的經學家皮錫瑞曾經說：“必以經為孔子作，始可以言經學；必知孔子作經以教萬世之旨，始可以言經學。”而今天我們看到出土文獻中大量與《尚書》、《逸周書》、《竹書紀年》、《左傳》等經典相關的文字，戰國時代甚至更早的古逸詩，我們今天當然不必迷信這些都是孔子所作，相反，孔子本人也已成爲我們作學術研究、了解早期中國文明的客觀對象。這正是我們“經學與詩史系列叢書”出版的特殊意義。

本校中文系集中了多位古典研究的重要學者，在香港是研究中國經典、古代詩歌和古代中國文明的一個重鎮。正由於此，本校於2011年，喜獲一位熱衷於國學與文化的成功企業家孫少文先生的捐款，成立了“孫少文伉儷人文中國研究所”，該所是組成創意研究院的一個重要部份，它的成立，為香港人文科學和跨文化的研究建立了一個重要的平臺。研究所包融傳統國學和海外漢學，兼容並蓄，促進大中華學術與文化交流，並向國際學術界傳揚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

接下來的數個年頭，我深信我校學術研究，必定更多精彩多姿，成績更令人振奮。際此“叢書”面世，我在此以“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期與學界同道共勉之。

是為序。

二〇一二年三月

香港浸會大學校長

中國科學院院士

陳新滋

序 言

中國詩歌在二千多年的發展史中形成了豐富深厚的創作傳統。對於傳統的內涵進行發掘和總結，是當代學界研究中國詩歌史和批評史的重要目標之一。目前海內外關於詩歌抒情傳統的研究已形成一股熱潮，最近又有學者提出中國詩歌還有敘事傳統。這兩種傳統包含的範圍很廣，其概念也能為海內外學界普遍理解。但是我們認為創作傳統的內涵其實是多方面的，可以不限於這兩種思路。在中國詩歌批評史中，在審美觀照、體式格律、藝術表現、取題選材等許多方面都包含著對於前人創作傳統的許多思考和總結。同時，古代詩學的這類理論思考本身也形成了其特有的傳統。我們除了用現代學術思辨來闡釋和總結這些傳統以外，還可以從多種角度在古人的詩歌創作實踐中去發現前人沒有注意的傳統。而所有這些研究，都必須以深細的文本研究為基礎。這裏所說的文本既包括詩歌的文本，也包括詩學理論的文本。因此我們這個研討會以《中國詩歌傳統及文本研究》為主題，目的是希望與會者圍繞著中國詩歌傳統的主題進行文本研究，也可以說是希望通過深入、準確的文本研究來進一步發掘中國詩歌傳統。

這次研討會的與會代表，來自美國、德國、日本、新加坡、中國內地和台灣，都是在中國詩歌研究領域卓有成就的著名學者。提交的論文共計 15 篇，大致上從以下幾方面闡發了會議的主題：

一,對於詩歌文本內容的個案研究,較之前人更為深細,而且都能由小見大,如倪豪士教授的《公元前六世紀的慶封、衛獻公與〈詩經〉——〈左傳〉引〈詩〉初探》,將詩經學界關於《左傳》引《詩》的研究細化到齊國、衛國的政治人物如何賦詩、聽詩的問題,並聯繫《世說新語》的引詩,從中看出用詩的某種傳統;陳致教授從《詩經》中的“日居月諸”與祭祀禮辭中的“日就月將”的考證比較出發,探討早期四言詩與祭祀禮辭的關係,是研究四言詩形成的一個新角度;康達維教授則根據版本比較,對極少有人關注的劉歆《遂初賦》異文進行辨析,細緻分析了這篇賦的涵義、內容和結構,指出了它對班彪《北征賦》的影響及其在紀行賦寫作傳統中的重要性;葉翰教授舉出《歸去來辭》中的若干例子來研究李善《文選注》的方法和概念,注意到這部注對中國詩歌注釋傳統的重要影響。

如果說以上四篇論文說明了細緻閱讀文本的傳統研究方法永遠具有創新的生命力,那麼梅道芬教授和蕭馳教授讓我們看到了用新的研究角度解讀文本的成果,梅道芬教授從心理語用學的角度分析《詩經》否定副詞的用法,探討如何破除理解詩歌語詞的陳規和慣性;蕭馳教授通過具體分析謝靈運詩中景物的內在化,討論山水詩如何從化解情累轉為抒發情性,使我們看到了舊課題研究的新思路。蔡宗齊教授則試圖超越“傳記化”和“去傳記成分”兩端,細察曹植人生和詩作之間的互動關係。詩人如何將變化的個人情感和早期古詩中群體情感相融合,從而使經驗自我轉化為吸引讀者的詩性自我?這對日本學界研究中國詩歌傳記化的傾向,也是一種呼應和超越。

二,從宏觀研究著眼,探索中國古典詩學和詩歌創作的傳統。趙昌平先生在中古詩史發展的背景下,從思辨形態和理論架構等方面對《文心雕龍》到《詩式》的理論思辨的傳統特色,作了很有氣魄的歸納,並提出了中古詩學和文章學不可分割的重要論點;葛曉音的《陳子昂與初唐五言詩古、律體調的界分》從具體分析初唐五言詩古律不分的形態以及陳子昂、宋之間區分古詩和律詩的表現方式入手,探討了唐人對五言古詩創作傳統的認識,解開了明清詩論中關於“唐無五古”說的理論糾結;陳尚君教授則對唐詩的原題、改

題和擬題的現象作了精辟的分析，揭示了唐人編集中的一個重要問題，提醒我們閱讀文本必須小心；蔣寅教授則抓住古典詩歌文本中模仿和創造的傳統，分出標題摹仿、主題摹仿、風格摹仿三種類型加以論述，並著重分析了“擬”與“避”這兩種互文形態；張宏生教授聯繫清初的時代特徵考量李漁的交遊和詞學批評的理路，指出其觀點與其整體文學思想的關係。這些研究都偏重於宏觀的視野，但也都是通過對文本細緻入裏的分析來提煉其中具有規律性的問題。

三，從詩歌創作文本中提煉問題，關聯到傳統：張高評教授從分析《明妃曲》的故事流變、形象傳承、同題競作入手，在唱和詩這一常見的詩歌傳統中發掘出宋代昭君詩的創新思維，並由此見出宋型文化的特點；稻畑耕一郎教授從傅增湘與《雅言》的關係考察了傳統詩歌的繼承問題；嚴志雄教授則聯繫詩歌中自傳性書寫的傳統，對清代吳兆騫的流放詩的內容、章法及詩人的心理狀態做了細膩的解讀和分析。

由此可見，這雖然是一次小型的研討會，但是代表們的論文範圍幾乎涵蓋了從先秦到漢魏六朝、唐宋明清的詩歌史，視野從微觀到宏觀，方法則兼顧傳統和當代，而且能跨越學科，將史學、語言學、心理學、詩歌理論和詩歌創作文本的研究思路融會貫通，多數論文的角度或選題都很新穎，探討也很深入，並提出了不少富有學術價值的新見。能够反映出目前海內外關於中國詩歌的文本研究的各種動向和較高的水平。在這次研討會上，還有來自本港和台灣、澳門的各兄弟院校中文系的教授擔任分場主持和論文講評，由於他們簡明精辟的評議，使與會者能够迅速而清晰地把握各篇論文的精義。因此我們將是次論壇的論文編集在一起，以饗關注中國詩歌研究的同行和讀者。

目 錄

“經學與詩史系列研討會叢書”總序	陳新滋 (1)
序 言	葛曉音 (1)

公元前六世紀的慶封、衛獻公與《詩經》

——《左傳》引《詩》初探	倪豪士著,林偉龍、吳佩蓉合譯 (1)
[附英文] Qing Feng, Duke Xian of Wey and the <i>Shijing</i> in the Sixth Century B. C. ;Some Preliminary Remarks on the <i>Shi</i> in the <i>Zuo zhuan</i>	William H. Nienhauser, Jr. (20)

《詩經》中的否定和否定性

——論早期中國語言文學中否定表達的文字藝術	梅道芬著,孫伊譯 (56)
[附英文] Negation and Negativity in <i>Shijing</i> Poetry; Some Notes on the Verbal Art of Negative Expressions in Early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Ulrike Middendorf (98)

“日居月諸”與“日就月將”：早期四言詩與祭祀禮辭釋例

——詩經與金文中成語(四) 陳致 (147)

劉歆《遂初賦》論略 康達維著,唐梓彬譯 (177)

[附英文] A Brief Study of Liu Xin's "Sui chu fu"

..... David R. Knechtges (195)

經驗自我與詩性自我：曹植詩新論 蔡宗齊著,陳靖譯 (226)

《文選》李善注研究

——兼論陶潛《歸去來辭》前半篇的

政治解讀 葉翰著,劉健生譯 (274)

[附英文] Some Remarks on Li Shan's commentary to the *Wenxuan*,

or: A Political Reading of the First Half of the *Gui qu*

lai ci by Tao Qian Hans van Ess (284)

謝靈運與詩中自然山水的“內化” 蕭馳 (300)

唐詩的原題、改題和擬題 陳尚君 (313)

陳子昂與初唐五言詩古、律體調的界分

——兼論明清詩論中的“唐無五古”說 葛曉音 (356)

中古詩學—文章學的思辨形態和理論架構

——從《文心雕龍》到《詩式》 趙昌平 (384)

《明妃曲》之唱和與創造性思維

——以宋詩題詠畫圖妍媸、紅顏禍福為例 張高評 (423)

擬與避：古典詩歌文本的互文性問題 蔣寅 (470)

傅增湘與《雅言》

——傳統詩歌的繼承事業…………… 稻畑耕一郎 (494)

一首詩的身世

——吳兆騫流放中的一次出游…………… 嚴志雄 (530)

李漁的詞學批評及其時代…………… 張宏生 (550)

後 記…………… 陳致 (572)

附：論文著者及譯者介紹 …………… (575)

公元前六世紀的慶封、衛獻公與《詩經》

——《左傳》引《詩》初探^①

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 倪豪士 著

香港浸會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 林偉龍 吳佩蓉 合譯

附有詩篇的敘述……詩附於敘事……使詩篇的創作聯繫在一個故事的特定場景中……這種形式的敘事從某程度上說，是試圖再現詩歌表現的多元脈絡。

格雷厄姆·桑德斯《妥善的遣詞：中國傳統中詩的能力視野》，頁5。

一、緣起或《世說新語》中的引《詩》

自去年夏天翻閱到最新出版的《劍橋中國文學史》，筆者就對春秋時代

① 雖然本文所探討的例子最早可追溯至公元前六世紀（事實上，《左傳》大部分引《詩》都是出於這個時期），然因《左傳》沒明確的成書時間，故以其可能結集的時間（公元前330年）為下限。再者，《左傳》重紀錄典範而多於真實的歷史情況。誠如格雷厄姆·桑德斯（見《妥善的遣詞：中國傳統中詩的能力視野》，劍橋：哈佛大學亞洲中心，2006年，頁6）指出，《左傳》引詩歌“（只為）呈現典型的引詩例子”，然這些例子已強而有力地解釋了引詩的情況。儘管《左傳》引詩的例子出現的時代稍晚，但此為公元前六世紀後的典型例子，已足以表達那個時代的引詩情況。

特此感謝呂宗力教授、孫昌武教授，以及麥迪遜漢學圈眾學者為本文初稿提供寶貴的意見。

引用《詩經》(下文簡稱《詩》)的情況感興趣。近幾年來,柯馬丁教授(Martin Kern)與是次會議主辦人陳致教授都是《詩》研究領域最富有創見的學者。柯馬丁教授於第一卷《劍橋中國文學史》探討了《左傳》引《詩》的情況,並指出:在某些特殊的情況下,作者的意思未能透過引用的詩句而清晰地表達出來。以《將仲子》(《毛詩》76)為例,《左傳》襄公二十六年(公元前547年)援引該詩的目的是爲了釋放囚於齊國的衛公。然而,該詩的內容與被囚禁的國君無關,且引用時更沒有給予讀者詳細的闡釋^①。

在討論柯馬丁教授的看法之前,現有必要先論述古代對《詩》的評論及看法。最早的《詩》評論都是源自孔子^②:

子曰:“興於詩。”^③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④

第二段引文讓人看到在孔子的時代,《詩》如何被引用於對話之中(或至少可見到《詩》如何理想地被引用的情況)。其中關鍵字爲“言”,此處作“表意”之義,或作“釋意”義。借助《左傳》及《國語》中幾個引《詩》的例子,我們或許可以弄清孔子試圖傳達給兒子的訊息。但由於這些事例的記述目的在於記“事”,故“對話”顯得過於簡略,從而未能有效解釋如何引《詩》以“表意”。

① 柯馬丁:《早期中國文學:從先秦到西漢》,載《劍橋中國文學史》,劍橋:劍橋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一冊,頁29。

② 《論語》17.9內,有一些關於學《詩》用途的記述,但由於這段文字出現的時代稍晚,以及與本文的主題關係不大,故本文不加以論述。

③ 理雅各:《中國經典》,台北:進學書局,1969年,頁211。

④ 理雅各:《中國經典》,第一卷,頁315。此段譯文筆者引用時亦作了適度的修改。

其後，在《左傳》成書七個世紀以後的劉義慶(403—444)的《世說新語》中^①，作者就如何引《詩》表情達意有更詳細的表述。現先引述《世說新語》數段引文，或能啟發我們此後對《左傳》引《詩》情況的討論。如《言語》(2.49)便以下的敘述：

孫盛爲庾公記室參軍，從獵，將其二兒俱行。庾公不知，忽於獵場見齊莊^②，時年七八歲。庾謂曰：“君亦復來邪？”應聲答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于邁’。”^③

孫齊莊引的是《泮水》(《毛詩》299)第一節最後兩句。他期望聽者能由這兩句詩聯想到《泮水》全篇。《泮水》是歌頌魯僖公(公元前659—前627)復修魯國泮宮的詩篇^④。雖然孫齊莊只引兩句詩，但他已假定庾亮可聯想到《泮水》的全文。《泮水》第五節云：“既作泮宮，淮夷攸服”^⑤，第七節讚揚僖公的臣子：“既克淮夷，孔淑不逆。”^⑥這些詩句指出曾經鎮壓淮夷的僖公是楷模，孫齊莊藉此暗示平西將軍庾亮亦曾爲晉國平定羯胡(庾亮晚年一直想征伐羯人石勒[274—333]所建的後趙政權，以光復中原)^⑦。孫齊莊引用此詩，除歌頌庾亮的功績外，亦表現出個人的政治才能及識見，使庾亮對自己

① 《世說新語》約在430年成書，而《左傳》的成書時間可追溯至約公元前330年。

② 孫齊莊，字“齊莊”，名“放”。他的智慧在接下來的軼事中進一步展現，他機智地解釋了自己的字齊莊(向莊周看齊)。

③ 馬瑞志譯：《世說新語》，安阿伯：密歇根大學中國研究中心，2002年，第二版，頁56。文中所引的《世說新語》英文譯文皆來自此譯本，引用時筆者亦有據此本作適度的修改。

④ 泮水是魯國學院門前的池塘，呈新月形，環抱魯國學院的東、南、西三邊。而“泮水”常用作借喻整所學校。

⑤ “攸”也可釋作“所”，見向熹：《詩經詞典》，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頁820。

⑥ 理雅各：《中國經典》，第四卷，頁616—620。

⑦ 見《晉書·庾亮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頁1923。

留下深刻的印象^①。

第二個例子出於《傷逝》篇(17. 19, 馬瑞志本, 頁 353), 桓玄(369—404)^②引用兩首《詩》的詩句以表達自己的意圖:

桓玄當篡位, 語卞鞠^③(字範之, 404 年卒)云:“昔羊子道恒禁吾此意。今腹心喪羊孚^④, 爪牙失索元, 而忽忽作此詆突, 詎允天心?”

第一首引的為《兔置》(《毛詩》7), 該詩讚揚一名平民勇於向國君直諫。現代的翻譯者大多把“兔”譯作“兔子”, 然聞一多(1899—1946)則指“兔”可通假為“菟”, 此為楚方言“於菟”的縮寫, 表“老虎”之義^⑤。該詩開篇謂:

肅肅兔置, 椓之丁丁。赳赳武夫, 公侯干城。

這三節及其後兩節顯示出“兔”更應該像是一頭獵食的凶猛動物, 而不是溫婉的“兔子”。該詩以“赳赳武夫, 公侯腹心”作結。羊孚本為桓玄的記室參軍, 但與這首引詩相聯繫, 卻被誇飾為勇武的戰士。第二首引詩出自《祈父》(《毛詩》185)首兩句:“祈父! 予王之爪牙。”以全詩來看, 整詩解讀為將士們抱怨他們的將領甚至統治者, 抱怨他們把不幸和苦難強加在他們身上。索元的祖先於幾世紀前由伊朗遷徙至敦煌, 他曾任晉朝歷陽太守(今安徽境內)^⑥, 但他在篡位一事擔任的角色則無可稽考。他亦曾於 400 年在桓玄廢

① 可參看格雷厄姆·桑德斯:《妥善的遣詞:中國傳統中詩的能力視野》, 頁 121—123。

② 桓溫(312—373)的兒子及其繼位者企圖於 404 年篡奪晉政權, 然被劉裕(356—422)擊潰並殺死。十六年後, 劉裕建立劉宋政權。

③ 卞鞠, 為桓玄的長吏, 曾撰寫敕書以助桓玄於 404 年建立短暫的楚政權。

④ 按字面即“腹部與心藏”的意思, 可參看馬瑞志本, 頁 353。

⑤ 聞一多:《詩經通義》, 載《聞一多全集》, 北京:三聯出版社, 1982 年, 第二冊, 頁 116—117。筆者的翻譯是根據理雅各本(第四卷, 頁 14)及高本漢(1889—1978):《詩經》, 斯德哥爾摩:遠東古物博物館, 1950 年, 頁 5。

⑥ 吳士鑑(1868—1933)、劉承幹(1881—1963):《晉書斟注》, 北京:中華書局, 1998 年, 第二冊, 頁 1696。

下攻打譙王(司馬尚之)^①,故估計他卒於403年^②。無論如何,兩段引詩都稍稍諷刺了在上位者(這裏指桓玄)的過失。

第三個例子出於專記軼事的《排調》篇(25.41,馬瑞志本,頁450—451):

習鑿齒(384年卒,祖籍南方的襄陽)、孫興公(即孫綽,330—365年
在世,為北方太原望族中一具影響力的名士)未相識,同在桓公坐(在襄
陽,於345年)。桓語孫“可與習參軍共語”。孫云:“‘蠢爾蠻荆’,敢與
大邦為讎?”^③習云:“‘薄伐獫狁’,至于太原。”

孫綽所引的是《采芑》(《毛詩》178)第四節的首句,該詩是讚頌偉大的軍事領袖方叔的。雖然《采芑》著墨於對北方部族(獫狁)及南方部族(蠻荆)的戰役,但孫綽仍可自然地抽取其中一句以嘲諷來自襄陽的習鑿齒。孫綽藉第二句的“大邦為讎”,加深了習鑿齒回應的難度。習鑿齒直接引用《采芑》前一首《六月》(《毛詩》177)的詩句作回應。《六月》也是讚頌偉大軍事領袖的詩歌,該詩讚美的是曾北伐獫狁的宣王將領——尹吉甫。習鑿齒的譏諷反映出他駕馭《詩》的能力與孫綽相若(甚至超越孫綽)。習鑿齒的引詩環繞了兩個要點:一為以太原為中心得勝之戰役;二為孫綽的家鄉。

第四個也是最後一個《世說新語》引用《詩》的例子,同樣是出自《排調》篇(25.36,馬瑞志本,頁448):

① 房玄齡等撰:《晉書》,頁2590。及馬瑞志譯本,頁598。

② 劉孝標(462—521)於《世說新語箋疏》引了一個《幽明錄》所載的志怪故事,而故事與索元的暴斃有關。一名來自西界的少女欲醫治索元,然索元漠視少女的好意並將她處死。少女死前,預言索元將死,結果預言成真,索元暴斃。詳見氏著:《世說新語箋疏》,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二冊,頁761。

③ 除另有說明,此處或他處的翻譯皆出自筆者之手。理雅各本(第四冊,頁287)以為“蠢”為“愚蠢”之義(指“愚蠢的蠻夷君主”)。雖然“蠢”可作“愚蠢”義,但大部分《詩》的注家都將之釋為“蠢蠢欲動”之義。詳見向熹:《詩經詞典》,頁85。兩種說法皆能套用於習鑿齒和孫綽的對答之中。

袁羊(爲袁喬的小字,312—347 在世)嘗詣劉惔,惔在內眠未起。袁因作詩調之曰:“角枕粲文茵,錦衾爛長筵。”劉尚晉明帝女,主見詩,不平曰:“袁羊,古之遺狂!”

首先,須修訂《世說新語》的原文。詩中提及明帝(司馬紹,299—325 或 323—324)女(名司馬南弟,號廬陵公主)的駙馬爲劉惔,而非劉恢。

引文指出袁喬“作詩”調侃劉惔,其詩的內容出自《葛生》(《毛詩》124)第三章首兩句:“角枕粲兮,錦衾爛兮”。調侃劉惔自娶了公主後就沉醉於富貴的慵懶之中。《世說新語》亦記有一則桓溫探訪劉惔,卻見他卧在床上,而感憤怒的軼事。袁喬的引詩似乎包含更深的意義,故引文才會見到劉惔妻子、晉公主很明確地表示她對袁喬所言的不滿。《葛生》全詩可爲我們提供一點線索:

葛生蒙楚,薺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

葛生蒙棘,薺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葛生》是妻子哀悼亡夫的詩歌。藉葛藤象徵夫妻間的恩愛^①。詩中角裝飾的枕頭和床上用品(長筵是寬長的墊子,可供二人使用)亦帶這象徵意義。袁喬藉引《葛生》試圖取笑劉惔夫婦間的恩愛,甚至戲謔他們的婚姻。劉惔夫婦間的恩愛,亦可見於裴啟(370 年在世)《語林》內一則關於劉惔染疴不起的軼事上:

劉真長(即劉惔)病積時,公主毀悴,將終,喚主,主既見如此,乃舉手指之,云:“君危篤,何以自修飾?”劉便牽被覆面,背之不忍視。^②

^① 詳見周策縱:《分娩的神話和中國古代醫藥》,收入大衛羅伊、錢存訓編:《早期文明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78 年,頁 48—53。

^② 《太平御覽》,四庫全書本,卷三六五,頁 8b。